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Sigmund Freud

宁明兰 / 译

精神分析鼻祖

弗洛伊德

带你走进内心

揭示人类心理深层的奥秘

读懂潜意识下的欲望与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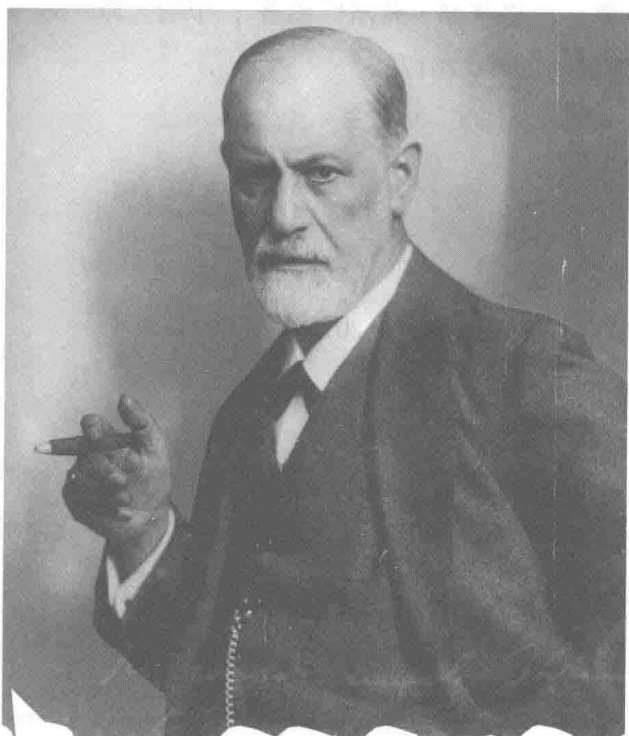
看透梦，看透自己！借鉴潜意识，搞懂人性！

《梦的解析》首次科学地告诉人们：

人为什么会做梦？为什么会做奇奇怪怪的梦？梦意味着什么，诉说着什么，梦将我们引向何方……

该书与达尔文《物种起源》、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并称为“导致人类三大思想革命的经典作品”。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著

宁明兰 / 译

揭示人类心理深层的奥秘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宁明兰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139 - 1506 - 9

I. ①梦… II. ①西… ②宁… III. ①梦 - 精神分析
IV. ①B84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2112 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梦的解析

MENG DE JIE XI

出版人 许久文
著 者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译 者 宁明兰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9 - 1506 - 9
定 价 4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弗氏原序（第一版）	1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以前有关梦的科学研究	3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6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达成	21
第四章 梦的改装	29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46
第六章 梦的运作	116
第七章 梦程序的心理	252

弗氏原序（第一版）

我尝试在本书中描述“梦的解析”。相信在这么做的时候，我并没有超越神经病理学的范围，因为心理学上的探讨显示，梦是许多病态心理现象的第一种，它如歇斯底里性恐惧、强迫性思想、妄想等现象，并且因为实际的理由，很为医生们所看重。由后遗症看来，梦并没有实际上的重要性；不过由它成为一种范例的理论价值来看，其重要性却相对地增加不少。不管是谁，如果他不能解释梦中影像的来源，那么他也极不可能了解恐惧症、强迫症或是妄想，并且不能借此给病人带来任何治疗上的影响。

不过形成本论题的重要性的原因亦应为本著作无法完全负责的原因——这本书里常常有许多失落的线索，以致我的论述常常不得不中断；其数目不亚于梦的形成和那比较容易被了解的病态心理问题两者间所存在的许多相关点。关于这些问题，我不拟在此书中加以讨论，不过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料，那么我以后将陆续地加以探讨。

造成发表本书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运用来说明“梦的解析”的材料特殊性。在阅读本书时，大家自然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刊载于文献上，或者来源不明的梦都能够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心理治疗的病患的梦才有资格被选用。我放弃病人的梦不用，因为其梦形成的程序由于现存神经质特征而有不必要的混杂。不过在发表自己的梦时，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私人的精神生活呈露在众人面前——超过

我所愿意做的，或者说，超过任何科学家发表其论述时所要牵涉到的私人事情（当然在诗人就不一样）。这是我的痛苦，但却是必要的；与其完全地舍弃了提供对这心理学上发现的证据，我宁可选择后者。但自然的，我无法避免以省略或以替代品来取代我的一些草率行为。然而这么一来，它的价值就降低了不少。我只希望读者能设身处地站在我的困难立场上想一想，多多包涵；另外，如果有谁发现我的梦涉及他时，请允许我在梦中生活有这自由思想的权利。

弗洛伊德（1900年）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以前 有关梦的科学研究

以下我将讨论有关应用心理技巧来解析梦的可能性，并由此显示所有梦均充满特别意义，而与梦者白天的精神活动有所联系，然后，我拟再就各梦所隐藏的奇异暧昧作一番演绎，以期由此看出梦的形成过程中所含之冲突或吻合之处。为了使梦的问题变得更容易了解，我对这方面的努力使我不得不对有关梦的各方说法作一通盘整理。

本书中我拟对早期以及当代有关梦的理论先作一概括的介绍，因为在以后的推论中，我将无法再有机会谈到这些。尽管梦的存在早已在几千年前即令人困惑研思，但科学方面的了解其实仍是非常有限。因此，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从来就没有人能引用一家说法涵盖一切现象。读者也许都自己有过不少奇异的经验或有关此类的丰富材料，但真正有关梦的本质或其根本的解释方法，相信也仍付之阙如。当然，受一般教育而非梦析专家者对这方面的知识，那是更加贫乏了。

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影响他们对宇宙和灵魂的看法，而这些有兴趣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只好推荐有心之人详读拉巴克、史宾塞、泰勒及其他作者之名作。在我们未能完成释梦工作以前，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对这问题所作的玄思及推测将有多重要的贡献。

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对梦的看法迄今仍深深影响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发的启示。也因此，它必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也就是说梦是在预卜未来的。因此，梦内容的多彩多姿以及对梦者本身所遗留的特殊印象，使他们很难想象出一套有系统的划一的概念，而需要以其个别的价值与可靠性作各种不同的分化与聚合。因此，

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也就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对一般人文看法的差异。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作品内容中曾提及梦，当时他们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谕，而是一种精力过剩的产物。他所谓的“精力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仍受制于人类精神力的法则，当然，这多少对某些人而言，也与神灵是有点关系的。梦是按梦者本身睡眠深度所产生的不同精神活动。亚里士多德曾提过一些梦中的特点。举例而言，他观察到梦能将轻微的睡中知觉道出强烈的感官刺激（“一个睡觉中的人在他感到肉体上某部分较暖和时，他可能梦见自己走入火堆中”），由此他推论梦很容易告诉医师病人最先不易察觉的病兆（在希波克拉底的名作内就曾提过梦与疾病的联系）。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以前的作者们并不以为梦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坚称神谕的存在。因此，自古以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就一直无法妥协，古人曾试图将梦分成两类，一种是真正有价值的梦，它能带给梦者警告或预卜，而另一种无价值、空洞的梦只是带来困惑或引入歧途。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酝酿而成的，他们惯于将其精神生活投射于一假想之外在现实。而且，他们所看的梦端视白天醒来后所残留的梦相，而这方面的记忆较之其他精神内容当然变得陌生且不寻常，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但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这种视梦为超自然力的理论今日已不再存在。事实上，今日不只是那些深信怪力乱神的神话、小说者，仍执著于被这科学飓风横扫过所残存的鬼神之说，还有一些社会中的佼佼者，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嫌弃过分的感情用事，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却仍使他们深信神灵之力确实是这种无法解释的梦现象的原因。某些哲学派（如 Schelling）也深信古来相传的神力对梦的影响，而对某些思想家而言，梦的预卜力量也仍无法完全抹杀。尽管科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这类迷信的不可信，但所有这些纷纭不一的歧见之所以仍会存在，主要还是因为迄今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仍不足以解决积存盈库的梦之材料。要想将有关梦的科学研究历史作一整理实在是一大难事，因为有些研究在某段时期确实十分有价值，但到目前为止却仍不能在一特定的方向有真正的进展。若能使此后的学者按已证实的成就而继续发展下去，每位学者总得对同一问题从头开始重新整理而仍无法突破这解不开的结。如果要我将这班学者按年列出他们各家的说法，我将很难对目前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作一清晰而中肯的交代，因此我宁可按其学说的内容分别讨论，而不以作者来分类，并且由手头上所整理到的资料举出各种不同的梦问题来介绍各种不同的解析。然而由于资料是如此分散而难见于各种不同的文献，我只好要

求读者对我目前所作的整理不要作太多的挑剔，毕竟我已尽量努力避免漏掉任何基本上的事实或观点。^①

第二版的问世，我未对这方面文献的整理有所增补是有其理由的。也许读者对此会有所不满，但我却决心如此。在第一版时，我耗尽心血地在开宗明义第一章里对以往的文献作整理，而我发觉这次如果在此再有所增补，将不见得能有多大助益，因为事实上，这两版相隔的九年之间，无论是文学上或实际论著上，对梦的研究并无任何新颖的卓见。自从我第一版的《梦的解析》问世以来，从来无人问津，那些所谓“梦的研究学者”更完全忽略了我的见解，而只是一味地表现出他们那种难以接受新观念的“食古不化”与“故步自封”，正如法国讽世小说家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的“Les savants ne sont pas curieux”。如果在科学研讨上也有报复的权利的话，那么这回也该轮到我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忽略掉他们在我这书出版以后所发表的心得。在杂志上出现的有关这方面的少数研究也总是充满对我的错误看法与缺乏了解，因此我对那些针对这书所发的批评所作的辩驳是——他们最好再重读我的书，或者说他们才是应该好好读我的书的人。在一九一四年德文第四版问世时，也就是我（Brill 自称）的英文译本第一版问世一年后，弗氏又加了如下数语。

最近，这种情形显然已有改观，我这部《梦的解析》所作的贡献已不再受人忽视。但这种新情况使我更难作整理，《梦的解析》一书已引起一系列的新事端与问题，而作者也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说明过，但在我未能架构出整套理论来反驳他们以前，我无法在本章添加任何新的补注。不过，将来若有任何卓越的文献出现的话，我一定会在以后的版本内附加上去的。^②

● 注释：

①本段是布利尔（有系统地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介绍入美国者，当数布利尔为第一人）对这六万言的第一章所作的节译。由于本书第一章只是对本书所作概括介绍且所占篇幅太多，故此章采布利尔之节译英文本，只将有关以后读者对本书了解所需之大纲译出。毕竟正如本人所说：“大概通常读者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精力与时间去了解古今所有人对梦的不同理论吧！”

②以上二段是弗洛伊德在日后德文增版中又做的增补。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本书的开场白即已标出我在梦的观念所受传统看法之影响。我主要想让人们理解“梦是可以解释的”，而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对梦的解释所作的贡献，其实不过是我这份工作的附加物。在“梦是可以解释的”这前提之下，我立即发现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于时下一般对梦的看法——事实上几乎所有梦的理论，仅除了休奈尔的以外，因为要“解释梦”即是要给予梦有个“意义”，用某些具有确实性的、有价值的内容来作“梦”的解释。但，就我们看得出的、梦的科学理论一点也帮不了梦的解释。因为，第一，根据这些理论，梦根本就不是一种心理活动，只是一种肉体的运作，透过符号以呈现于感官的成品。外行的意见一直是与此相反的。他们强调梦的动作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可是他们虽认为梦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谬的，但却仍无法鼓足勇气否认梦是有意义的。由本能的推断，我们可以说，梦一定有某种意义，即使那是一种晦涩的“隐意”用以取代某种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找出此“取代物”，即可正确地找出梦的“隐意”。

非科学界一直在努力地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试图对梦作一番解释。第一种方法是将整个梦作一整体来看，而尝试以另一内容来取代，此法其实就某些方面看来，是利用“相似”的原则，而且有时相当高明。这即是“符号性的释梦”。但这种方法在处理看来极不合理、极端荒谬的梦时，一定是非常吃鳖的。圣经上约瑟夫对法老的梦所提出的解释，便是一个例子。“先出现七只健硕的牛，继之有七只瘦弱的牛出现，他们把前七个健硕的牛吞噬掉”，就被解释为暗示着“埃及将有七个饥荒的年头，并且预言这七年会将以前丰收的七年所盈余的一律耗光”。大多数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家们，所编造出来的梦多是应用此种“符号性的释梦”。因为他们就用我们一般人在梦里所发现的那份“相似”来把他们的想法表现出来^①。

主张“梦是预言未来的观念”者，即利用“符号释梦法”来对梦作一番解释，由其内容、形式加以臆测未来。要想介绍如何使用“符号释梦法”，那当然是不太可能的。解释之正确与否仍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及直觉的反应，也因此，释梦才被认为只是属于一些天生异禀之佼佼者所具的专利^②。

而另一种释梦方法，却完全放弃以上那种观念。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密码法”，因为这种方法是，视梦为一种密码，其中每一个符号均可按密码册一般，用另一已具有意义的内容一个个予以解释。举例而言，我梦到一封“信”和一个“丧体”等，于是我查了一下那“释梦天书”，于是我发现“信”是“懊悔”的代号，而“丧体”是“订婚”。然后，我再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各意义间寻求其中联系之经纬，编织出对将来所作之预示。在 Daldis 的 Artemidoros 所作的释梦作品里，我们也可找出类似这种“密码法”的方法^③。但在释梦时，他不只注重梦的内容，连做梦者的人格、社会地位均列入考虑范围，因此同一个梦的内容，对一个富人、已婚的男人或演说家与穷人、独身者、贩夫走卒是完全不同意义的。此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视梦为一大堆片段的组合，而须就每片段个别处理。所谓纷乱的、矛盾的、怪诞离奇的梦，就只有用这方法来对付了^④。

以上所介绍这两种常用的释梦方法的不可靠性当然是明显的。就科学的处理来看，“符号法”在应用上有限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的梦。而“密码法”之可靠性又取决于每一件事物之“密码代号”是否可靠，而事实上密码的确实性又根本没有科学性的保证。因此，人们很容易同意一般哲学家与精神科医师的看法，而斥责这一套梦的解释为一种幻想^⑤。

然而，我本身却持另一种看法。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被迫承认：“的确，古代冥顽执拗的通俗看法竟比目前科学见解更能接近真理”。因此，我必须坚持梦的确具有某种意义，而一个科学的释梦方法是有可能的。我之探求此种方法即循以下途径。

几年来，我一直尝试着找寻，对几种精神病态——如歇斯底里性恐惧症、强迫意念等的根本疗法。事实上，当我听到约瑟夫、布劳耳那段意义重大的报道——“视此种病态观念为一种症状，而尽其可能地在病人的以往精神生活中找出其根源，则症状即可消失，而病人可得复原”，再加上以往我们其他各种疗法的失败，以及这些精神病态所显示的神秘性，才使得我不顾重重困难，开始走上布劳耳所创的这条道路，而一直到我能在这条绝径上，拓展出一番新天地。将来我将在其他地方再另行详细补述我这套方法的技巧、形式及其所达成之成果。而就在这精神分析的探讨中，我接触到了“梦的解释”这一问题。在我对病人要求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

发生过的意念、想法通通告诉我时，就牵涉到他们的梦，也因此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将它利用来作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忆间的桥梁。而第二步就演变成，将梦本身当作一种症状，而利用梦的解释来追溯梦的病源而加以治疗。

为了这样做，病人方面需有某些心理准备。要再三地叮咛病人，注意自己心理上的感受，而尽量减少心理上习惯地对这些感受所曾引起的批判。为了能达到此目的，最好能使病人轻松地于榻上休息，闭上双眼^⑥，而严格地遵守绝不容许任何内心所浮现出来的批判，来抹杀一丝一毫的感受，并且使他了解，精神分析之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他本身之能否将所有涌上心头的感受托盘说出，而不因为自己觉得那是不重要、毫不相干、甚或愚蠢的，而说不出。他必须对自己的各种意念保持绝对公平，毫无偏倚。因为一旦他的梦、强迫意念或其他病状，无法理想地被解决时，那就是因为他仍容许本身的批判阻滞了它的道白。

我曾注意到，在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人在“反省”时的心理状态与他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理运作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反省”通常较专心作“自我观察”，所需的精神活动较大。当一个人在反省时，往往愁眉深锁、神色凝重，而当他作自我观察时，却往往仍保持那份悠闲。这两种情形，均须个人集中注意力^⑦，然而一个正在反省的人，却须利用他的批判来拒斥某些一旦浮现到意识境界就使他感到不虞的意念，以阻止它继续在其心理中进行，而其他有些观念，甚至在未达到意识境界，仍未为他本身所察觉前即已杜绝。但是，“自我观察”却只有一个工作——抑制本身的批判力。而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这点，那将有无数的意念想法，能丝毫不漏地浮现到意识里。而借着这些，本不为自我观察者所觉察的资料，我们就可能对这些精神病态意念作一解释，同样，梦的形成也可由此作一合理的解释。可以看出来的，这样产生的精神状态，就精神能量（流动注意力）的分布而言，颇似人们入睡前的状态。催眠状态在入睡前，由于某种批判能力的松懈，使得不希望的意念涌上心头，而影响了我们意念的变化。由于这种松懈，我们均习惯地称之为“疲乏”，而这涌现的不希望的意念，往往变化为视觉或听觉上的幻象^⑧。但在对梦或病态意念进行分析时，这些变化为幻象活动的均被故意地或熟练地废弃，而将这些精神能量（或只是部分地）予以保留，用来专注于追溯这浮现到意识的不希望的意念，究竟来自何种意念。（在入睡前，这种意念已转为幻象；而在自我观察中，则仍以“意念”存在。因此不希望的意念可由此而蜕变成某种希望的意念。）

然而大多数人均发现要对“自由浮现的意念”采取这种态度，仍有相当困难，这种“批判”的扬弃，实在很难做到。不合希望的意念，往往很自然地会引起强大

的阻力，而使这意念无法浮现到意识层。然而，如果参照我们伟大的诗人席勒所说的话，我们会发现文学的基本创作也正需此种类似的功夫。在他与哥尔纳的通信中（感谢 Otto Rank 的整理，才有这份信件地发现），席勒对一位抱怨着自己缺乏创作力的朋友作如下回答：“就我看来，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抱怨，完全归咎于你的理智加在你的想象力之上的限制，这儿我将提出一份观察，并举一譬喻来说明。如果理智对那已经涌入大门的意念，仍要作太严格的检查，那便扼杀了心灵创作的一面。也许就单一个意念而言，它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极端荒唐，但跟随着而来的几个意念，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也许，虽然几个意念都是一样的荒谬，但合在一起却成了一个甚具意义的联系。理智其实并无法批判所有意念，除非它能先把所有涌现心头的意念一一保留，然后再统筹作一比较批判。就我看来，一个充满创作力的心灵，是能把理智由大门的警卫哨撤回来，好让所有意念自由地、毫无限制地涌入，而后再就整体作一检查。你的那份可贵的批判力（或者你自己要称他作什么），就因为无法容忍所有创造者的心灵的那股短暂的纷乱，而扼杀了灵感的泉涌。这份容忍功夫的深浅，也就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师与一般梦者的分野。因此，你之所以发现毫无灵感，实在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意念批判得太早、太严格。”（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一日的信）

其实，席勒所谓的将大门口的警卫哨撤回来所做到的非批判的自我观察，绝不是困难的。

大多数我的病人，多能在我第一次的指导后即能做到，而要我自己把闪过我心头的所有念头一一记下，我可以很轻易地完全做到。这种批判活动，所耗的精神能量日减，自我观察的能量便能日增，当然，这情形取决于人与物之间所耗注意力的多少。

由这方法应用的第一步骤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对整个梦作为集中注意的对象，只能够就每小部分逐一检释。如果我对一个毫无经验的病人发问：“这个梦究竟与你有什么关联？”十之八九，他根本无法看出什么眉目。首先，我必须替他把梦作一套剖析，然后再使他就各片段，逐一告诉我在这一片段里面究竟隐藏着哪些有关的意念。在这最重要的步骤里，我所采用的释梦方法与通俗的、以前的、野史记载的那种“符号释梦法”不太一样，而与前述的第二种方法“密码法”较为相近。与这相同的，我也是用片段、片面地而非就整体来研讨，同样，我也视梦为一大堆心理元素的堆砌物^⑨。

在我对“心理症”的精神分析所作的作品中，曾提出不下一千个梦的解释，但

我在此介绍释梦的理论和技巧时，并不拟利用这些材料，因为一般人可能认为由这病态的梦所作的解释并不适用于普通正常人的梦。而且我还另有一个理由，因为所有这些梦的主题，往往脱离不了这些引起其心理病态的病根。因此，这种梦每个都须有很长的附加说明，以及有关其心理症的性质及病源的研究报告，这些都将是极端不寻常，而与梦的本质将有很大的出入。相反，我的目的是，希望能找出一条路，借着梦的解释来解决患“心理症”病人心理上更棘手的问题。然而，我手头上所收集的梦，大半是此类“心理症”病人的梦。如果要我舍弃这些材料不用，那我就只剩下一些健康的朋友偶尔于闲谈中提及的梦或一些我在“梦生活”的演讲所已经举过的例子而已。然而，很不幸，这些梦我又都无法作真正的分析，以寻求其真正的意义，因为我的方法比起通常的“密码法”较难些：密码法只要将内容对照那已确立的《密码代号簿》；而我，相反地，认为同样的一个梦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关联将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最后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梦——一种为几近正常的人所做的梦，而其内容的解析较丰富，而且方便，并可与每日生活本能寻出一较清楚之关系。当然，在此我曾遭遇到究竟自我分析的真实性可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且这种分析有不确定性，也几乎是无可否认的。但就我自己的判断，自我观察总是较观察别人来得真切些，同时这样做可顺便看出究竟用自我分析的方法，可完成多少“释梦”的功夫。当然，在我自身内在方面，仍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每个人总是对暴露出自己精神生活中的细节有相当的不情愿，同时也担心旁人对它的误解所生的影响。然而，一个人必须能超越这些顾虑。德尔贝夫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必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如果那样做他认为会对困难的问题有所助益的话。”而且我相信，读者们能由于这心理问题的解析所带来的兴趣，而原谅我的轻率。

因此，我拟在这里举出一个我自己的梦，来说明我的释梦方法。每一个这种梦均须有一套“前言”，所以我想请读者先生们，先要能把我的兴趣暂时当作自己的兴趣，集中精神于我身上，甚至包括我生活上的一些烦琐细节。因为这种转移将是探究梦的隐意所必须具有的兴趣。

在一八九五年夏天，我曾以“精神分析”治疗一位与我家素有交情的女病人，由于不时担心着万一失败将会影响我与她家人的友谊，而使我倍感棘手。但很遗憾的，她在我手中的治疗经过并不太顺利，我只能使她不再有“歇斯底里焦虑”，但她生理上的种种症状并未能好转。那时我尚未确知“歇斯底里症”治疗的标准，因此我以为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更彻底但不见得能使患者接受的“办法”，结果在患者的不同意下我们中断了治疗。有一天我的同事奥图医生拜访了这

患者——伊玛的乡居，回来后与我谈起。于是我问起她的近况，所得的回答是：“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有如指责我的不对，并且我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赞成伊玛找我的治疗的亲戚们，又向奥图说了我一些坏话。但这种不如意的事，当时我并不十分介意，同时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当晚一气之下，就振笔疾书，把伊玛的整个医疗经过详抄一遍，寄给我的一位同事——M 医师（当时他算得上我们这一门的权威），想让他看看，究竟我的医疗是否真有使人非议之处，而就在当晚（或者是隔天清晨）我做了如下一个梦，这是我当天一醒来马上写下的^⑩。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之梦

有一个大厅里宾客云集，伊玛就在人丛中，我走近她，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责问她为什么迄今仍未接受我的“办法”。我说：“如果你仍感痛苦的话，那可不能再怪我，那是你自己的错！”她回答道：“你可知道我最近喉咙、肚子、胃都痛得要命！”这时我才发现她变得那般苍白、浮肿，我不禁开始为自己以前可能疏忽了某些问题而担心。于是把她带到窗口，借着灯光检查她的喉咙。正如一般常有假牙的淑女们一样，她也免不了有点不情愿地张开嘴巴，其实我以为她是不需要这种检查的……结果在右边喉头有一块大白斑，而其他地方也多有广泛的灰小白斑排成卷花般的小带，看来很像鼻子内的“鼻甲骨”一般。于是我很快地叫 M 医师来再做一次检查，证明与我所见一样。……M 医师今天看来不同于往常，苍白、微跛，而且脸上胡子刮得一千二净……现在我的朋友奥图也站在伊玛旁边，另一个医生里奥波德在听诊她的胸部（衣服并未解开），并说道：“在左下方胸部有浊音。”又发现在她左肩皮肤有渗透性病灶（虽隔着衣服），我仍可摸出这伤口。M 医师说：“这毫无疑问地是由细菌感染所致，那没什么问题，只要拉拉肚子，就可以把毒排出来。”……而我们都十分清楚这是怎么搞出来，大概不久以前，奥图由于伊玛当时身体不舒服而给她打了一针 Propyl……Propyls……Propionic acid……Trimethylamin（那构造式我可清楚地看到呈现在我眼前）……其实，人们是很少这般轻率地使用这种药的，而且很可能当时针筒也是不够干净的……

这个梦似乎有许多地方占尽人家的便宜，很明显地与当天白天所发生的事息息相关。由我的“前言”，读者大概也可看出一点苗头，由奥图听到伊玛的消息，写治疗经过寄给 m 医师——这些事一直到睡觉时仍盘踞我心中，而产生了这么一个怪梦。其实连我本人，也不能完全明了里头的内容。我实在想不通，伊玛为什么会有那样奇怪的症状，Propionic acid 的注射，M 医师的安慰之词……都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后来一切的进展是那么的快，一下子就掠过去，更叫我无从捉摸，

以下我打算分作几段，逐段分析。

分 析

一、“在大厅里——有很多宾客，正受着我们的招待”：那年的夏天，我们正住在 Bellevue——是 Kahlenberg^① 附近山中的独屋，这座房子本是建来作^② 避暑的别墅，所以都是些高大宽敞的房间。这梦是在我妻生日前一天所做，记得做梦的前一天，我妻曾与我谈及生日当天宴会的安排，并开出一列邀请的名单——而伊玛是当中之一。因此，在梦中，我就有宛如当天生日宴会的一幕出现。

二、我责怪伊玛为何未接受我的办法，我说：“如果你仍感痛苦，那可不能再怪我，那完全是你自己的错！”：在醒时我都有可能说出这种话，而且可能事实上我也已经说过也不一定。当时我以为（日后我已证明那是错误的）我的工作只是对患者揭示他们症状下面所隐藏的真正毛病所在而已，至于他们接受成功所系的解决的办法与否，则我无能为力。所以在梦中，我告诉伊玛那些话，无非是要表示她今日之久病不愈，实非本人“治疗”之不力……而很可能地这个梦主要目的，就在这一小段。

三、伊玛抱怨说：“喉痛、胃痛、腹痛可把我闷死了。”胃痛是她最初找我时就已有的症状，但当时并不太严重，最多不过胃里不舒服想吐而已；至于腹痛、喉痛可就从没听说过，为何在梦中，我会替她造出这些症状，迄今我仍不明白。

四、“她看来苍白、浮肿”：实际上伊玛一直是脸色红润，所以我怀疑大概在梦中她被另一人所“取代”了。

五、“我开始为自己可能以前疏忽了某些问题而担心”：读者们都知道，一个精神医生常常有一种警惕，就是他往往会把其他医生们诊断为器官性毛病的症状，统统当作“歇斯底里症”来医治。可能就是这种警惕心使我产生了这一段。而且，另一种可能，就是果真伊玛的症状是由器官性毛病引起的话，那就当然不是我用心理治疗所能治好的，而我就大可不必以此当作失败而耿耿于怀。因此也许可能潜意识里，我反倒希望以前“歇斯底里症”的诊断是个错误。

六、“我带她到窗口以便看清她的喉咙，最初她稍稍‘抗拒’，有如带着假牙的女人怕开口，我以为其实她是不需要这种检查的”：实际上我从未检查过伊玛的口腔。这梦中的情景，使我想到了以前有个富婆来找我看病，她外表显得那般漂亮年轻，但一要她张开嘴巴，她就尽量要掩饰她的假牙……“其实她需要这种检查”，这句

话似乎是对伊玛的恭维，但对这句话我另一种解释……由于伊玛站在窗口的一幕，使我回想到另一经验：伊玛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去拜访她时，她正好就像梦中伊玛一般站在窗口让她的医生——M 医师（就是梦中的那位）为她检查。结果在喉头发现有白喉的伪膜……M 医师、白喉般的膜、窗口都一一在梦中呈现。现在我才发现到，这几个月来，我就一直怀疑着她也有“歇斯底里症”，而其实我之有此种的想法，只不过是因为她常有“歇斯底里症”（就像梦中的伊玛一样）。因此梦中我就把她俩作了置换。如今我才记起我一直期待着伊玛的这位朋友，迟早会找上我来医她的病。但事实上，我又自知绝不可能；因为她一直是那种保守的女人，可能梦中特别提出的“拒绝”就意味着这一点。另一个对“她不需要……”的解释，可能就是指着这位朋友，因为她迄今一直能不需要外来的帮忙而好好地活着。最后剩下苍白、浮肿、假牙无法在伊玛和她这位朋友身上发现到。假牙可能来自那富婆；而另外我又想到另一人物——X 夫人，她不是我的病人，而且我也真不敢领教这家伙，因为她一向就与我过不去，一点也不柔顺。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一次身体不好，全身浮肿……就这样子，我同时用了几个女人来取代了伊玛，而她们与伊玛的共同点只是她们都同样拒绝了我的医疗。我之所以在梦中用她们取代伊玛，可能是我比较关心她这位朋友，或是我嫌伊玛太笨，以致未能接受我的办法，而其他的女人可能较聪明、较能接受¹²。

七、“我在她喉头发现一大块白斑，并有小白斑排成像皱缩的‘鼻甲骨’一般”：白斑使我联想到伊玛的那位朋友的白喉；但同时又使我回想起两年前我的大女儿所遭遇的不幸，以及那一段时期的诸般不如意。那皱缩的“鼻甲骨”使我想起自己的健康问题，当时我常服用“可卡因”来治疗鼻部的肿痛，而几天前，我听说一个病人因用了“可卡因”，而使鼻黏膜引起了大块的“坏死”。记得一八八五年我正极力推荐“可卡因”的医疗价值时¹³，曾遭来一连串的反反对，而且有个挚友因大量滥用“可卡因”，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八、“我很快地叫 M 医师来再作一次检查”：这只是反映出 M 医师同我们这几人的关系，但很快地却意味着是一个特别的检查，这使我想起一个很糟的行医经验：当 Sulphonal 仍广泛地被使用，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副作用时，有一次病人就因我开了这种药给她，而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使我不得不马上求助于前辈们。啊！我现在才发现到，这位女病人的名字与我死去的大女儿完全一样，看来这真是命运的报应，同是一个玛迪拉，我害了她，结果就害了自己的骨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由此看来，潜意识里，我似乎常以自己的缺乏行医道德而自责。